

四季锦

上

SI JI JIN
明月珩 著

前仇旧恨让她对他望而却步，不愿驻足。
阴差阳错，却终令有情人缘定三生！

蝉联晋江首页金榜半年，
超人气作者 **明月珩** 经典作品震撼来袭！

尊贵宗室女跌于微末，自信不失，重回权力顶端。

冷情皇子美貌傲娇，活剥龟毛，身藏十八般腹黑手腕，终坠情海。
一次次对搏与较量，驸夫变驯妻，深情渣男似是赢了皇位，输了她？
全网最让人心动的甜蜜爱情故事，专宠宠爱让你只想吃掉男主角！



出版社

WATERFALL

四季锦

①
SI JI JIN
明月珩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季锦 : 全2册/明月珩著.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039-3

I. ①四… II. ①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309942号

书 名 四季锦
作 者 明月珩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周 莉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周 莉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36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039-3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稚女心思别样多	1
第二章	同病相怜姐妹心	19
第三章	逞意气自吞苦果	38
第四章	前缘不尽犯相思	56
第五章	大方人行大方事	76
第六章	女儿恨嫁私心切	96
第七章	赤子思亲亲不欲	115
第八章	叹女儿之头发长	134
第九章	感贤叹妒费思量	152
第十章	狡诈阿雾布迷局	170
第十一章	陷迷情难以自拔	189
第十二章	尔虞我诈自闯墙	208
第十三章	运筹帷幄巧安排	227
第十四章	荣三爷衣锦荣归	246
第十五章	花团锦簇暗波涌	264



目录

CONTENTS

第十六章	龙舟赛争奇斗艳	293
第十七章	设计得偿分家愿	313
第十八章	情丝如麻乱缠绕	331
第十九章	秋猕归来奇事多	350
第二十章	出人意料嫁皇室	370
第二十一章	初为人妇意彷徨	389
第二十二章	不管内院管外院	409
第二十三章	牵肠挂肚双鉴楼	426
第二十四章	空壳主妇亦自强	444
第二十五章	展头角立威王府	462
第二十六章	施小计诸梅失色	481
第二十七章	逢年关进宫贺岁	503
第二十八章	虚白斋阿雾展才	516
第二十九章	节庆日缤纷府宴	535
第三十章	元宵节夫妇同游	554



第一章 稚女心思别样多

SI JI JIN

阿雾坐在妆镜前认真爱惜地梳着那一头乌黑柔亮的头发。

刚打了洗脸水进来的紫扇忍不住眉毛一扬，问屋里伺候的紫砚，“还梳着呢？我这儿都打了三次水了。”

紫砚连忙对紫扇比了个噤声的手势。

这屋里谁不知道六姑娘自打前儿病好了后，就养成了个怪癖，成日里只爱坐在妆镜前发呆，因老太太可怜她身子弱，免了她这些时日晨昏定省，她便更是在镜前坐一日也可。虽说她也像以前一般不爱说话，但近身伺候的紫砚还是能体会出不同来，就好比以前的六姑娘最是软和的一个老好人，但凡有丫头使个小性子的，她不仅不责怪，反而做主子的先低三下四地给丫头赔不是。依着紫扇刚才说的话，换了她病前，六姑娘铁定早来赔不是并紧赶着洗了脸，哪里会让紫扇打这么多次水。

再瞧如今，紫扇上前劝六姑娘洗脸，她不过伸手拿指尖在盆里拨了拨，试了试水温，旋即蹙了蹙眉尖，收回了手。

紫扇端回盆，背过身同紫砚使了个眼色，两人一同走出门。及至山墙下，紫扇忍不住发火道：“姑娘这是做什么啊，有什么不满明着来就是了，何苦这样子折腾人？”

紫砚压了压她的手，示意紫扇小声些。

紫扇甩开紫砚的手，朝六姑娘住的东梢间撇撇嘴，“当自己多尊贵的人呢，难道一场病好了就想同五姑娘比？也不想想人家五姑娘是大房嫡出老爷的闺女，又是咱上京有名的才女——就是五姑娘也没她这般挑剔的。”

紫砚哎哟了一声，“你这小蹄子这是怎么说话的？虽然咱们三爷是庶出，可六姑娘怎么说也是三爷、三太太的眼珠子，咱们太太虽说治不得别人，可咱们这一屋子的人还不都在她手上？我瞧着这回六姑娘病好了，行事章法也不同了，你可再不能像以前那般大大咧咧伺候了。”

紫扇喊了一声，不以为意，“什么行事章法不同，还不就是想学五姑娘的做派吗？可笑整个儿一东施效什么来着，我忘了，上回伦少爷是怎么说六姑娘的来着？”紫扇撇嘴作笑。

紫砚却一点儿也不觉得可笑，“你呀你，就会嘴硬，要换了往日，你这话就敢直接捅到姑娘跟前儿去说，今日怎么反而拖了我出来嘀咕？”

紫扇闻言有些讪讪，“我提水去。”

“唉，等等，你打了这许多次姑娘都不满意，索性你也别偷懒，将那热水壶提了来，到屋里再兑水，免得你再跑。”紫砚急急追着紫扇道。

紫扇、紫砚出门说小话的这当口，屋里的阿雾却还在梳头，望着镜中的自己怎么看也看不够。真不知这人怎可生得这般好，她就是瞧一辈子也瞧不厌这张脸的，虽然才不过六七岁的小姑娘，这脸胚子却能看出未来的绝丽来。

想她在上一世出身是极尊贵的，母亲是当朝长公主，皇帝是她亲舅舅，素来疼她，只可惜命薄福浅，自小就体弱多病，补药跟流水似的进了她肚腹，也无济于事。

至于那样貌，虽然也不差，但也经不住这么长年累月的病，再好的洗头花露，再鲜艳的胭脂膏子，也治不好那稀疏的头发和发黄的皮肤。

就因为那张脸，她就算贵为皇帝舅舅钦封的康宁郡主，才名远扬，却怎么也比不过空有一张脸的二堂姐。任她怎么努力怎么乖巧，所有人都还是喜欢她二堂姐——“京城双姝”之一的顾惜惠。

想当初阿雾同顾惜惠一同恋慕京城第一才子，当朝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唐晋山的二公子，唐大才子还不是第一眼就选了草包顾惜惠。到最后贵为康宁郡主的她因身体弱不能嫁人，乏人问津，强撑到二十多岁就去了。

阿雾也万没料到自己如今居然会借了安国公荣府三房六姑娘的身子又重新活过来，所以阿雾再也不是阿雾，而成了大名荣璇、小字勿忧的荣府六姑娘。

对于这位六姑娘，阿雾实在不熟，上辈子听都没听说过她的存在，东拼西凑才知道她是安国公庶出子荣三爷的嫡女，荣三爷有两子一女，荣勿忧居末。而紫扇口中的五姑娘京城才女荣琬，阿雾还是颇为熟悉的，她正是同顾惜惠比肩的“京城双姝”的另一位。

阿雾望着镜里的容颜，虽说才六七岁，可那未来倾城绝世的容光，即使是稚嫩

的脸也挡不住，想来长大后就是比起顾惜惠的脸来也不遑多让，阿雾想不通怎么这等人儿在整个京城仿佛听也没听说过。

及至紫砚进屋，阿雾才回过神，想起这屋里丫头的没规没矩来。虽说是庶出子的女儿，可好歹是安国公府的正经主子，这些丫头调教得如此粗憨，前身荣勿忧也不知怎么想的，亏她还叫勿忧，以阿雾看，叫多忧还差不多。

依阿雾的本性，这些人早就该惩治，雷厉风行地打发几个，换了新人来才好。奈何这几日阿雾隐隐约约体会出，她那前身是个极懦弱可欺的烂好人，她要是任性而为，只怕没几日就得有道士上门为她驱邪了。

“你这是去哪儿了？想喝口水都没人照应。”阿雾抱怨道。

紫砚暗恼自己怎么忘了这茬儿，六姑娘病好后就不再许小丫头随便进屋，内里一应伺候都是紫砚、紫扇两个人。

紫砚赶紧低头俯身，“奴婢知错了，这就给姑娘倒水去。”

“拿薄荷水来。”阿雾补了一句，也不再追究先前的不是。这紫砚是个明白人，只是欠敲打而已，阿雾想着实在撵不走，也只好将就着自己调教调教，若是朽木不可雕，再想个法子弄走便是。

这回紫扇提了铜壶进门，在粉彩蝶戏牡丹瓷盆里兑了水，阿雾试了试，心下无奈地叹息一声——小家小户出来的婢女确实欠了些机灵，你要是不说透，三五日她都明白不了。

“再打一盆凉水来，寻个天青色瓷盆装了，这热水还要再热些，今后就如这般提了水进屋兑，否则一路走来不知沾了多少尘气。再有，这洗脸的凉水最是要紧，今后都要东院那口井的水，西院家洗衣洗菜的那口井的水如何能用来洗脸？”

若问阿雾如何能知道这些，全赖京城世家的格局和规矩都差不多，一般都有东西两口井，各司其职，想来安国公府也不例外。

果不出阿雾所料，安国公府确有这东西两口井。西院的水用来洗衣洗菜，东院的水用来沏茶。

紫扇这才明白她打了这许多次水都没摸透主子的心意的原因。

紫扇耐着性子又去打了一盆凉水，因心下赌着气，偏就提的是西院那口井的水。磨蹭了半日，她才拣了个天青色浮雕独秀一枝白梅的瓷盆装了水来。

阿雾又用指尖拨了一下水，皱眉道：“这是西院的井水，你对主子若是这等阳奉阴违，还是趁早回了妈妈早些出去的好，省得以后铸下大错，到时牵连你一家子。”

紫扇心下一惊，只道六姑娘真是神了，同样的井水，她就那么一触，怎么就觉出是西院的水了？

“是奴婢糊涂弄错了，奴婢这就重新取来。”紫扇再不敢阳奉阴违，匆匆另去取了水来。

却说阿雾哪里就能真辨别出东院井水、西院井水来，不过是瞅准了紫扇的性子桀骜不驯，诈她一诈。

到紫扇重新取水回来，阿雾这才悠悠地道：“把那瓶太太送来的蔷薇露滴几滴到热水里，取了澡豆面子来。”

紫砚依言去了，但心下越发奇怪，这大食来的蔷薇露，六姑娘通共就得了这么一瓶，素来舍不得用，怎么今日居然用到洗脸水里了。

紫扇这边伺候阿雾在胸口垫了白棉布，为她挽好袖口，一旁有两个小丫头捧着巾帕和漱盂。阿雾这才低头俯身，先用澡豆面子就着热水净了脸，又用凉水敷面，才算了事。

一时洗毕，紫砚取来玉簪花粉。

阿雾嗅了嗅，“这粉哪儿得的？”

“昨日从五姑娘处得的，听琴音说是今年新制的。”为了这盒子粉，紫砚可是托了好大的人情，只因六姑娘嫌自己屋里的粉是外面买的，混有铅粉。

阿雾用指尖挑了一点儿，将粉末揉弄开来，粉是好粉，只是不帖服肌肤，上了粉远远瞧着还好，近看都能瞧出那粉扑扑地掉，阿雾见过的荣五姑娘可不是用这等粉的人。

“别是五姑娘屋里的丫头拿她自用的粉哄你。”阿雾嫌弃地把指尖上的粉弹掉，“我年纪还小也不用上粉。”阿雾美滋滋地看了看这张脸，端的是“却嫌脂粉污颜色”的容光。

一时阿雾起身检视六姑娘的衣橱，衣衫不多，大多是半旧家常裙，出门见客的衣衫则少得紧。

阿雾瞧着一件紫色暗金绣缠枝菊纹镶金菊叶边的上裳，心下觉得眼熟，垂眸片刻，才忆起，那日五姑娘来看自己，可不就穿的这样的褙子，另一件碧色绣紫梅裙，可不也是五姑娘穿过的样式？

阿雾心下升起不好的预感：虽说是自家姐妹，却不是一胎双胞胎，哪里有做一模一样衣裙的道理？也不知这前身六姑娘是真傻还是假傻，她这般相貌，用得着处处模仿荣五那半吊子才女？

紫砚见阿雾看了那紫色褙子良久，以为她是拣了这件，便从另一个柜子里取了条白色缠枝菊纹裙，捧到阿雾眼前。

这真活脱脱当日五姑娘的打扮了，阿雾见紫砚手脚如此熟练，想必不是第一朝做这等事了，心下更是觉得难堪。

“不用这件。”阿雾指了指柜子里另一条素粉轻纱裙，“就配那件。”

接着又选了件立领粉色中衣，阿雾让紫砚替自己梳了花苞头。荣勿忧的首饰不多，也没什么珍贵的，阿雾现用两条细细的金蔷薇手链子将十几枚豆大的珍珠或花瓣子耳钉串起来，缠在花苞头上，说不出的天真烂漫、玉嫩娇憨。

一应打扮规整，紫扇将阿雾素日戴的金葵花八宝瓔珞长命锁捧了来伺候她戴上——荣府的姑娘人人都有这样一把长命锁。

阿雾这一身打扮下来，反而比往日前身学那五姑娘华丽端方更见小女娃的娇态，也更符合她的年岁。

“今日我身子好多了，咱们去太太的屋里坐坐。”阿雾口中的太太是荣府的三太太崔氏。

崔氏刚从上房伺候了老太太回来，阿雾便起身去了崔氏的正房。

“太太可是刚从老祖宗屋里回来？老祖宗身子可好？”小丫头打起软绸帘子，崔氏只见阿雾笑盈盈立于门口。

饶是阿雾的亲生母亲，见着她也痴痴地看了片刻。今日阿雾别有不同，往日她爱学荣五的打扮，华丽逼人，显得老气横秋，就像是硬生生在牡丹上套了层金壳，反而少了韵致；今日这般娇娇憨憨，粉妆玉琢，可爱得让人心底不知该怎么怜爱她是好，恨不能抱在怀里揉一揉。

年纪小小，举止间就透出一缕迷人的娇俏袅娜的光华来。

崔氏将阿雾抱在怀里，极爱地亲了一口，叫道：“可真是娘的心肝儿！你还在病中，怎么自己过来了？我才说过去看你。”崔氏爱怜地看着阿雾，“阿雾身子可好些了？早晨都吃了什么？可克化得了？”

听着那亲切的“阿雾”两个字，虽然同音不同字，但阿雾还是有些激动，想起真正疼爱了自己二十几年的爹娘，也不知如今的他们可安好。

阿雾瞧了瞧崔氏屋里这一堂花梨木家具，虽则也名贵，但多为拼接木料，终是抵不上整块大木裁制的家具来得贵重。一时阿雾不得不感叹，老天爷果然是容不得人好过，这一世她虽得了前世梦寐以求的美貌，却生在不尴不尬的位置。

前一世她心高气傲不认命，处处同顾惜惠较量，终熬得心衰力竭，让父母忧伤落泪，今世她须得好生惜福才是。

“都克化得动，特别是有一碟红枣馅儿的山药糕最好吃。”虽然不及卫国公府的点心师傅做得好，但也勉强入口了，阿雾暗叹。

“阿雾要是爱吃，明日娘再让大厨房给你做。”崔氏怜爱地打量着阿雾，“身子可算是见好了，这脸上也有血色了。”

话至此，想起大厨房的刁难，崔氏不由眉头一皱，想阿雾这般玉雪可爱，如果不是错投在了自己肚子里，日子怎会过得如此卑微，连吃食上都不能由己。

崔氏有些忧伤地为阿雾理了理发饰——素日虽被大房、二房的女儿百般看不起，可阿雾就是爱跟着荣五玩，这回病也是为了荣五。要不是荣四、荣五那两个促狭鬼骗了阿雾为她两个取劳什子东西，怎么会淋了大雨，险些丢了性命？

“今日怎么想起梳花苞头了？”崔氏摆弄了一下阿雾的头发，她素日爱跟荣五学，明明小小年纪却装老成，偏要梳些大姑娘的式样。荣五今年虚岁已经十一了，阿雾才不过八岁。

“不好看吗？”勿忧故作怯怯地问。

“怎么不好看？我女儿无论穿戴什么都好看。”崔氏骄傲地道。

这话倒不假，阿雾容颜秀丽，又正是天真烂漫的时候，怎么看怎么好。

“娘，我还想做几身新衣裳，好不好？”阿雾摇着崔氏的衣襟。

崔氏看着阿雾明亮的眼睛，说不出拒绝的话来，“你说做便做就是了。”崔氏拍拍勿忧的手。

“娘最疼我。”阿雾将脑袋拱进崔氏的怀里，以前她那常年板脸的公主娘亲都抵不住她这等撒娇，何况崔氏。

崔氏好笑地揉着勿忧的头发，“你这孩子，病好了倒黏起人了。”

阿雾笑笑，也不敢答话，想来前身并不黏这位亲娘。闲来无事，阿雾也翻过前身留下来的幼稚手迹，年纪小小就悲春伤秋还贪慕虚荣，成日里念念不忘的是学荣五，涎着脸去贴人的冷屁股。

要让阿雾像前身那般卑微可笑，那她可万万做不到。

这些时日阿雾病着，没少听丫头编排自己的前身。放着正经主子不做，反而处处效仿荣五，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这府里别说主子辈儿的，就是有头有脸的丫头也瞧不上她那做派。

也只有崔氏和荣三爷真心疼爱她，容得她这般不着边际地混账。

“娘今日做什么？”阿雾坐起身。

“我能做什么，不过是你两个哥哥的衣衫拿出来做做，再给你爹做两双鞋垫。”这就是崔氏一天的生活。

其实她不说，阿雾也能知道崔氏的境况。家里的事轮不到她这个庶子媳妇管，串门子走亲戚别人瞧不上她是庶出，又嫁了个庶出的丈夫。阿雾当郡主那会儿，没少见荣府的夫人太太，唯独如今自己这位娘亲甚为少见。

如果换了自己那公主娘亲，必然是清晨烹露煮茶，下午扫花迎客，府内杂务自有心腹嬷嬷照料，从来不缺串门的贵客。

“我看太太做会儿。”阿雾果真一门心思看崔氏做起女红来。

先看崔氏的针线筐箩里，样样布头皆有，色色针线全具，不是个中高手，断然没这般全的。至于前身的针线筐箩里，东西则凌乱不堪，还有个没绣完的半拉子荷包，真真不好意思拿出来见人。前身不擅女红，只因一门心思学那荣五要做“才女”，偏于才学上又不得要领，真真是朽木也。

“我做针线有什么看的？你这身子才好些，少费些眼。你要是真好了，就回去跟着姊妹们念书才是。”崔氏暗自叹口气，阿雾这孩子，容貌是顶尖的，可就是脑瓜子不灵光，书怎么也念不好。崔氏不指望阿雾能像荣五一般出众，可是像她们这等人的姑娘要是不会读书写字，说出去都是笑话，何况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阿雾什么都好，只是那举止看着畏畏缩缩，让人不喜，更是需要念书。

今日崔氏见阿雾举止做派都格外不同，处处彰显着世家贵族的风华，心下更是认为她这是素日读书的功劳。也是做母亲的凡事皆往好处想，她也不想想阿雾从六岁开始启蒙，怎么前面几年都不见有今日之风采？

读书？阿雾暗自好笑。

上一世，皇后亲自来请她进宫为公主讲课，今世还用得着再跟着姊妹读书？更何况，阿雾觉得从她的经历看，女儿家再怎么有才情，都比不上一张脸来得好。

“书自然是要读的，过几日我就回去念书。”阿雾不待崔氏再继续说，就岔开崔氏的话，向她讨教针法。

由于今生阿雾已经成了阿雾，为记述方便，今后我们也还称阿雾。

做阿雾的时候，她身子不好，女红几乎是不碰的，想到死前连亲手为父母做个荷包也不得，留个念想给他们也不能，她一时竟有些心酸。

“太太这针法瞧着倒与别人不同，穿花绕柳似的，看得人眼花。”阿雾将头偏向崔氏。

说起女红来，崔氏就像打开了话匣子一般，“这还是你外婆教我的，你外婆本是你外公府里的绣娘，一手针线在当时可是冠绝青州城的。当初你外婆一副玉堂富贵的双面绣被京里的贵人买了去，献入宫中，连太后娘娘都问起了呢，还称咱们这是崔绣。”

阿雾点点头，难怪了，崔氏不过青州知府之庶女，怎么能高攀安国公府的公子？哪怕是庶子也不能，想不到还有这层原因在里面。

崔氏一说起玉堂富贵双面绣，阿雾立时就想起了，因那玉堂富贵正是她公主娘亲的嫁妆，一并进了卫国公府。长公主什么珍品没有，但对那玉堂富贵双面绣却极为珍爱，一般要有贵客到访，才让人从库房里搬出来摆设，一旦客走，立马就让人收好。

“太太教教我，可怜我现在连个荷包都绣不好。”阿雾猴上去撒娇。

崔氏不疑阿雾的改变，只因她实在太过喜欢阿雾，无论什么样子她都喜欢，更何况如今阿雾黏她，她更是欣喜得什么都顾不上思量了。

“你也八岁了，是该学学女红了，只是你身子还没大好，等过些时日我再慢慢教你。”

阿雾点点头，辞了崔氏自回了西跨院不提。

到晚饭时分，阿雾独处无聊，索性早早地去了正房，却见崔氏的院子里鸦雀无声，这会子最忙碌的时候也正是最易偷懒的时候。

下人们或是借着提食盒，三三两两结伴玩耍去了，或是到哪个院子闲嗑牙忘了回来，奸猾老油的婆子们就更是人也见不着，早回自己家照顾她男人、儿子去了。

阿雾皱皱眉，实在有些看不得此等景象，走到廊下，听得有人声传出。

“太太，不是我说你，怎么就由着六姑娘胡闹？前儿才裁了春衣，这会子又让你拿私房来添新衣，姑娘年纪还小，又是长个儿的时候，裁的衣裳明年便又不能穿了，这岂不是浪费？”听起来说话之人像是崔氏的陪房李立山家的。

阿雾也不是故意偷听壁角，只是话中提到她，她对这府里境况又懵懂，少不得该了解了解，因此屏气敛息，仔细听了。

“可是咱们又捉襟见肘了？”崔氏低叹一声。

“太太是知道的，三爷和两位少爷的月银敷衍他们每月应酬都不足。三爷读书拜师，每回打点银子，都是太太用嫁妆补贴的，如今已所剩无几。前儿姑娘病着，需拿人参补气，我去问二太太要，翠萍那小蹄子就包了几钱须渣给我，最后还不是太太自己拿私房买了几片参片救活了姑娘。姑娘病中的吃食，样样都是要拿钱厨房里才肯做。明日姑娘要吃山药糕，又费了三百钱，厨房那林家的才应下。”

“好啦好啦。”崔氏头痛地打断李立山家的，“我知道艰难，等月初月钱发下来，就松快些了。我这个做娘的没用，对不住阿雾，她那点儿小小要求我要是再不应下，让我以后如何见她？你去把我那套珍珠头面当了，给阿雾裁几身衣裳。”

“太太，你就只有一套珍珠头面和一套金玉兰头面了，要是当了这套，以后出门就只得一套头面戴了，那些个看人低的岂不又要笑话你？”李立山家的急了。

“难道现在她们就不笑话我？”崔氏有些哀伤地道，“我如今只愿我的女儿不被人笑话。”

可偏偏就她才是个大笑话，李立山家的暗忖，却不敢将话对崔氏说，怕伤了崔氏的心。

“昨儿我同太太说的事儿，太太可有定论了？长阳大街有个铺子要易手，咱们凑合凑合顶下来，以后也好有个营生支撑。”

阿雾站在廊下，想崔氏定然又皱了皱眉，“三爷清风雅月般的人物，我要是在他背后满身铜臭地算计，他回来定是要恼我的，再说，要是外面传了出去，也会坏了三爷的名声。如今咱们唯愿这一科三爷能高中就好了。”

阿雾听了暗自点头，士农工商，商乃是最下贱的行当。一向惯于吟风弄月、阳春白雪的阿雾如何看得上商人？更别提自家还要去经商，就是崔氏同意了，她也得想法子阻止。那些个黄白之物虽离不了，却不是清贵人家该惦记的，哪能自个儿一心去盘算，没的辱没了门风。

于这些家里琐碎上，阿雾是个顽憨的，以长公主的富贵，阿雾的一应吃用都是最好的，哪里为银钱发过愁？心下更是将银钱视作粪土，提一提便觉得俗气。也有些身上带着铜臭的贵妇，她通常是理都不理，只觉她们俗不可耐，俗气冲天，好生可厌。

李立山家的欲再加劝说，却被崔氏阻止了，“好了，玠（jiè）哥儿和珉（yín）哥儿该下学了。”

李立山家的长叹一声，只好作罢。想那三爷虽然才高，但连考三科都不中，如今年岁更是大了，也不知这科能不能中，只是三房在国公府的日子越发难熬了。

阿雾听得李立山家的要出来，赶紧退了退，做出刚进院子的模样，见她出来，唤了声“李妈妈”。

“姐儿越发生得好了，身子可好些了？”

阿雾同李家的敷衍了几句，李家的自去做事不提。

进得屋内，阿雾道：“太太这儿怎么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司书、司画呢？我进来时，连个守门儿的都没看见。”

“司书老子娘病了，我准了她半日假，司画同小丫头取食盒去了。”崔氏解释道。

阿雾因心里有事，也不同崔氏多聊。崔氏手中又拿起针线，阿雾则以手支颐望着窗外神思。在她的记忆中，细细回忆了自隆庆二十三年到她死的隆庆三十三年，并没有听说安国公府出了中进士的公子，想来她这爹爹前途堪忧。

至于三房的钱财困顿就更为阿雾所料之外了。从前阿雾那等富贵出身，人人恨不得将最好的都给了她，饶是她心如七窍玲珑，也体会不出钱财困窘之境，所以张嘴就是要做新衣裳，却不想堂堂国公府的三太太拮据如此。

想来也只有自己那今生的爹爹中了进士，一切才能有好转，阿雾自细细思量起可行不可行来。

不多时，十三岁的荣玠同十岁的荣珉下学，来崔氏处问安，自又是一番热闹。

要说三房虽然寒碜，但三个子女却着实生得漂亮。这荣玠是光风霁月般的人物，

荣琅稚气未退，憨态可掬，见了就让人心生好感。

“妹妹可好些了？我和五哥正说给太太问了安就去瞧你。”说话的是阿雾的七哥荣琅，只见他从身后摸出一个竹雕寿山九老的笔筒来，“下学时瞧见的，妹妹可喜欢？”

这笔筒雕工粗陋，竹毛而涩，只那寿山翁憨顽可爱，略可品玩。似这等东西，哪里能入阿雾的眼？但她见荣琅一脸期盼，心下微动，接了过来，“这寿山翁倒憨态可掬。”

荣玠一听，扑哧笑出声，知道阿雾是不喜了。

荣琅摸了摸后脑勺笑笑，“也不值得什么，赶明儿我给妹妹再挑个好的。”

一时司画取了食盒回来，崔氏笑看着他兄妹三人用饭，细心替他们张罗开来，自收拾了去上房伺候老太太不提。

“太太同我们一起用了饭再去吧，不然伺候了老太太，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用呢。”阿雾是一片好心。

此话一出，崔氏和玠、琅二人都诧异地看着阿雾，阿雾才了悟自己又多嘴说错了话。

待崔氏去后，阿雾借着年小对玠、琅二人旁敲侧击，才知道，安国公老太太可不像平日做客那般慈善可亲，私下里待几个媳妇都甚严。她未用饭，哪个儿媳妇敢先用？

饭毕，玠、琅二人自回他们院子做功课去了，阿雾因无聊，也黏了跟去。她不打扰玠、琅二人，自要了笔墨纸砚，研墨练字。

说起字，又是阿雾的一大遗憾。从前的阿雾身子弱，手腕无力，写字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欠缺些气势，于一心追求完美的阿雾看来，实在是人生一大败笔。想她是京里排得上号的才女，一手字却拿不出手，实为遗憾。

半晌，荣玠见阿雾埋头练字、心无旁骛，心下好奇——这妹妹他是知道的，在读书习字上毫无天赋，每日里练字也不过勉为应付，不想今日却仿佛入了佳境，能静下心来了。

荣玠在旁暗暗察看阿雾的描红，见她已描了一页虞世南、一页欧阳询、再一页颜真卿，目前描的是柳公权。

荣玠暗自摇头，“贪多嚼不烂，妹妹何不专心只描一人，习其精髓？”

阿雾描出最后一笔，才搁笔洗墨，拿手绢拭了拭额角的汗水，足见其用心，这才回头笑着对荣玠道：“自古名家，羲、献、欧、虞、颜、柳，凡能各成一家的，一点一滴，面貌皆各有不同，神髓也全无相似，可想这书法出众者必要变其神貌，独成一

体，方能出师。老杜说转益多师是吾师也，我这是想集各家之长，创吾之体也。”阿雾半玩笑半认真地道。

“哟，好大的口气啊，看来咱们家要出第二个卫夫人了。”荣玠显然是不信的。

习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阿雾不与他辩，只几年后再来看自己的字，定叫他吃上一惊不可。

“何以独描欧、虞、颜、柳四家？”荣琅做完功课也来凑了一脚。

“依我看，这四家就好比诗家中的李、杜、韩、苏，四物中的梅、兰、竹、菊，最是神妙。”

“五哥，你瞧她的口气，小小年纪就敢纵横指点大家。”荣琅不服，又道，“我却独爱黄山谷。”荣琅稚气憨顽，却偏偏爱装出一副小大人模样。

“各法人各眼。”荣玠身为哥哥，自然要和稀泥的，“只是六妹的功课似乎著有进益。”

阿雾一听就知道糟了，她这还是没能忍住卖弄。

但玠、琅二人未做他想，只当是阿雾忽然开窍了，儿郎总是难免心思粗放些。

这几日崔氏却着实觉得女儿像变了个人似的，虽说沉默寡言如同以前一般，但心思却较以前清明，行事举动也大方了许多，至少走路不再仿佛地有三百银一般低着头了。

这日阿雾照例又在崔氏的东次间练字，因这屋光线比她跨院里好，她总爱占一角去。崔氏则怜爱地在一旁一边做针线一边陪着她。

崔氏搁下手中针线，揉了揉脖子，抬头看着对面在窗下练字的阿雾，直背悬腕像煞有介事。她保持这姿势只怕有半个时辰了。柔和的光线透过窗户映照在阿雾小小的脸颊上，让那稚女特有的绒毛显得根根可见，煞是可爱，在阿雾的脸上，又别生出一股惊心动魄的美丽来。

崔氏心下一沉，这等美丽也未必是好事。

阿雾耽于练字，本不是坏事，但崔氏怕她辛苦伤着身子，正待要劝上两句，因探过头瞅了瞅，心下吃了一惊，“你这字进益倒大。”

进益如何能不大？字的气韵早在她还是阿雾的时候就满在心中了。做阿雾的时候因为身体所限，她每日练不得几笔字，且劲力不能透纸，但阿雾生性好强，曾遍览府中藏的字画，还蒙皇帝舅舅特许，一览皇室珍藏，这等机遇岂是别人所能有？是以阿雾的字在她心中早不知演练过多少回了，只是如今在阿雾身上才能练在纸上，气韵已具，假以时日字之筋骨也定然能成。

阿雾本身年纪也不算太小了，手腕力道也渐渐形成，练字的前几日略显生疏，但

她勤练不辍，这几日下笔一旦流畅，其筋其髓就显山显水了。这前期的进益确可用突飞猛进来形容，怪不得崔氏会惊讶。但阿雾自身知道，越到后面进益会越发小，越发难，真要练得一笔好字，没有几十年的苦功是绝不可能的。

上一世那轻软无力之字实在与阿雾那才女之名不符，这世心魔骤然得解，也难怪阿雾今生如此苛求了。

“太太也习字？”阿雾话一出口就知道自己问错了。她骨子里大约还是将崔氏当作外人在看，并不将她当作自己的母亲，她心底只想念卫国公府的那位娘亲。是以，阿雾还在用旧时光看待崔氏的庶女身份，只当她们都不会受什么好的熏陶。

崔氏一愣，略微有些自尊受刺，但因为问话的是阿雾，所以并不放在心上，“小时候也在学堂里读过几年书，只是这些年生疏了。”

阿雾转头拉着崔氏的手，低头道：“太太，我说错话了。”

崔氏摸了摸阿雾的额发，叹息一声，“是我连累了你，如果你不是投在我肚子里，想必……”

“能投在太太肚子里不知是阿雾几世修来的福气哩，太太再不可这样说。”阿雾下得榻，绕到崔氏的跟前，将头埋在她怀里，扭股儿糖似的黏着。

虽然阿雾的话不尽实，但也含了几分真心——这些时日看来，崔氏是着实疼爱自己，捧在手心里怕摔了，含在口里怕化了，便是铁打的心也有柔软的时候，何况阿雾的心本就是柔软的。

因阿雾占了荣勿忧的身子，心下多有内疚，又知道了荣勿忧与崔氏的故事，便觉得崔氏这个做母亲的不容易，所以早拿了主意要好好替荣勿忧尽一尽孝道。

正说着，却听得丫头来回说，三爷到家了。

崔氏和阿雾两母女赶紧起身，各自整理了一下衣衫迎出门，荣三爷荣吉昌已走进了院子。

荣三爷远远望见阿雾，就展开了笑颜，脚下步子也加快了，“阿雾可大好了？”荣三爷摸了摸阿雾梳的花苞头，“脸上有点儿血色了。”

阿雾在病中就见过荣三爷。因明春荣三爷要下场应会试，这时候正是读书时间，荣三爷为了潜心研学，特禀了老太太和老太爷去了东山别院静心读书，但为了阿雾的病，他也回来了两三次，这次又是为了探看阿雾。

荣三爷将手里的油纸包递到阿雾的手里，“刘长春的梨花糕，咱们阿雾最爱吃的。”

刘长春的四季糕点在京城也是数得上的，但也不是什么稀罕物，荣三爷巴巴地自己拿着不让小厮拿，其中的心意格外让人重视。

阿雾从荣三爷手里接过糕点，甜甜地笑了笑，“谢谢爹爹。”